

# 新 月

第 二 卷      第 八 號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十 八 年 十 月 十 日

## 新月書店編輯部啟事

本店蒙國內學者不棄，常承惠賜稿件，無任感謝。長篇鉅製，寄來時務請編號，以免遺失。并請寄至上海望平街新月書店收轉交編輯部。本店不能承印時，自當璧還，惟務請開明通訊住址，並附相當郵票，否則恕不能郵還，只得暫存敝處。

## 新月月刊編輯部啟事

本刊常承海內讀者惠稿，至為銘感，惟有數事奉告，尚希原諒為荷。(一)惠稿請直接寄交上海望平街新月書店轉交新月月刊編輯部，請勿寄交他人轉交，以免貽誤。(二)本刊收到稿件後，無論刊載與否，恕不能一一函復。(三)凡不刊載之稿，如欲寄回者，請預先注明，并附相郵票，並請開明詳細住址，便當于最短期內璧還，否則不能照辦。(四)凡經刊載之稿，本刊略致薄酬，于刊出兩星期後隨時可携印鑑到本店領取，或由本店郵匯亦可，惟須請先為聲明。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

編輯者 梁實秋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四馬路

| 目 價  |     |     |      |
|------|-----|-----|------|
| 全    | 年   | 十二冊 | 三 元  |
| 半    | 年   | 六 冊 | 一元六角 |
| 零    | 售   | 每 冊 | 三 角  |
| 國外加郵 | 每 冊 | 六 分 |      |

(長期訂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號

# 天問

陳 銓 著

實價一元四角

這是一部二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你不看則已，你若是看了一頁，你非要看完了全部不止。作者的筆墨有這樣的魔力！你看完了一遍，你一定要看第二遍，作者的文章有這樣的妙處！因為作者得到一個做小說的秘訣——結構謹嚴 這裏面有銷魂的韻事，有英武的擊鬥，有深刺的諷刺曲曲折折的有說不盡的穿插起伏，但是都經作者的一枝老練犀利的筆鋒給串起來了，真可說是一氣呵成，天衣無縫。這樣的小說，據天津大公報文學週刊的編者批評說：「只得石頭記差可比擬」。愛新小說的讀者，請你們自己鑒賞鑒賞看。

上海新月書店發行

#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 目錄

|                   |      |
|-------------------|------|
| 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 | 羅隆基  |
| 關於女子.....         | 徐志摩  |
| 我等候你(詩).....      | 徐志摩  |
| 撲克坦趕出的人(小說).....  | 胡適譯  |
| 削髮(小說).....       | 西澤譯  |
| 夢裏的小孩(小說).....    | 梁遇春譯 |
| 小長兒與罐頭荔枝(小說)..... | 實微   |
| 詩.....            | 闕名等  |

法國支那學者格拉勒的治學方法……………幼春

勃萊克(上)……………邢鵬舉

零星……………實秋

『不滿於現狀』，便怎樣呢？

歌德與中國小說

文學與道德

書報春秋……………實秋

魯男子——『戀』

海外出版界……………梁遇春

奧布倫摩夫

俄國短篇小說傑作集

# 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

羅隆基

『固不忍稍自暇逸，更何敢閉塞聰明……凡屬嘉言，咸當拜納』

南京國民政府蔣主席，在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廿七日，通電全國各報館，說過這樣的幾句話。電報全文，很值得多讀幾遍。原文如下：

『自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中央求治至急，人民望治尤殷。大之欲躋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域。小之求使民衆咸得安居樂業。格於環境，變故迭起，訓政既已開始，軍事猶難結束，雖爲革命進程中必經之階段，而身受黨國付託之重，不能爲人民早日解除痛苦，內疚神明，外慚清議，固不忍稍自暇逸，更何敢閉塞聰明。歲月易逝，民國十八年又將終了。欲收除舊布新之效，宜宏集思廣益之規。各報館爲正當言論機關，卽眞實民意代表。對於國事早具灼見，應抒謚言，凡黨務政治軍事財政外交司法諸端，咸望於十九年一月一日起，以眞確之見聞，作翔實之貢獻。其弊病所在，能確見事實，臆結非攻訐私人者，亦請盡情批評。并希將關於上述各項之言論及紀事同時交郵寄下。凡屬嘉言，咸當拜納。非僅中正賴以寡過，黨國前途亦與有幸焉。』

在這樣的年頭，讀得到這樣的電報，我們醉心思想言論自由的小民，自然是歡欣鼓舞。

我們以為從十九年一月一日起，一班『正當言論機關，真實民意代表，對於國事，早具灼見的報紙，一定體恤主席『不忍稍自暇逸，何敢閉塞聰明』的厚意，顧念『中央求治至急，人民望治尤殷』的苦情，對於當今黨務，政治，軍事，財政，外交，司法諸端，必能『以長確之見聞，作翔實之貢獻』。如今，民國十九年又整整過了一個月了，張開眼睛，在全國報紙裏，依然看不見『黨情批評』的議論。這未免有負蔣主席『凡屬嘉言，咸當拜納』一番苦心孤詣了。

我們人以為處這種可言的環境，遇這種求言的電報，真不該錯過這個發言的機會。僅依電中意旨，先就黨務一端，做一篇絕對不攻訐私人的批評。



在黨務方面，開宗明義，我就提出『黨治』這問題來討論。

黨治，我不反對，亦沒有反對的必要。一個有政治信仰與政治主張的團體，根據信仰及主張來奪取政權，最後取得政權，因以掌握政府，主持國事，這就是『黨治』。如此，英國是黨治，美國是黨治，德法是黨治。這種黨治，有什麼可反對，更有什麼人要反對？

至於『黨權高於一切』，至於『黨外無黨』，這亦是如今所謂的黨治。這不止於黨治，這是『黨獨裁 (Party Dictatorship)』。黨治與『黨獨裁』，似不可混為一談；批評黨治與批評『黨獨裁』，亦當分為兩事。



一黨獨裁本身的好壞，一黨獨裁是否適應於今日中國的政治環境，這是令人政治眼光的問題，我不願在這裏來討論。

一黨獨裁，與民主政治。否能相容並立；一黨獨裁，與民權學說。否能同時並進；這是我要求平心靜氣與國人討論的一點，這的確是中國政治上值得研究的一點。

一黨獨裁 (Party Dictatorship) 是歐戰發生後，政治上新興的一種名詞。一黨獨裁，簡直可以說是十九世紀民主政治的反響。一黨獨裁，是起來打倒民主政治的新運動。

第一個試驗一黨獨裁的是俄國的共產黨。共產黨的政治哲學是階級戰爭。他們是要剷除資產階級。同時要打倒資產階級所寄生的民主政治 Democracy。他們是笑罵民治學說的，他們是咒咀代議制度的。他們認『德謨克拉西』是資本家的口頭語；議會組織是資本家的護身符。站在這種哲學的立場上，倡階級戰爭，行一黨獨裁，我認為政治思想上合邏輯，政治手段上不矛盾。

一黨獨裁，其次採用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黨。法西斯黨的政治哲學是國家神聖。他們的方法在建造萬能的政府，他們的手段是擁戴萬能的英雄。他們所愛的是秩序，他們所重的是服從。他們是笑罵民權學說的；他們是咒咀代議制度的。他們認『德謨克拉西』是過時的標標，議會選舉是陳腐的方法。在這種哲學的立場上，倡一黨專制，行一人獨裁，我認為政治思想上合邏輯，政治手段上不矛盾。

一方面鼓吹民主民權，一方面實行一黨獨裁，採用這種方法的，祇有中國的國民黨。這種方法，在政治思想上是否合邏輯，在政治手段上是否不矛盾，的確是個大疑問。

什麼叫民主？我們就引用孫中山先生的話來解釋。他說：

『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們掌握之中。那麼，人民成了個甚麼東西呢？中國自革命以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應該人民作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叫做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見民權第五講）準此，我們就知道民主就是把政權放到人民掌握中去的政治。什麼是民權？中山先生所最注重的是選舉權，創議權，複決權，罷免權。

在一黨獨裁的政局底下，可以把政權交到人民掌握中去嗎？可以讓人民來做皇帝嗎？在『黨權高於一切』和『黨外無黨』的程途上，走得到人民直接選舉，創議，複決，罷免的目的地嗎？這種一黨獨裁與民主民權同時並進的辦法，政治思想上是否衝突，政治手段上是否矛盾，的確是個疑問。

上面我們不過引孫中山先生的話來銓注民主民權。其實，我們舉西方任何政治學者對民主民權的學說，結果我們一定發覺民主民權與一黨獨裁是不能同時並進的。民主政治，重要的條件是國家的統治權，應樹立在國民的全體，不在某特別團體或某特別階級身上。在這種條件底下，談得了一黨獨裁嗎？

英美人實行民主，他們就極端的反對一黨獨裁。共產黨，法西斯黨實行一黨獨裁，他們就極端的攻擊民主政治。我認爲這是很徹底，很痛快的方法。口裏說什麼，事實上就幹什麼。挂什麼招牌，賣什麼藥；登什麼廣告，發什麼貨。

如今中國的政治，確與此不同。國民黨天天拿民主民權來訓導我們小百姓，同時又拿專制獨裁來做政治上的榜樣。天天要小百姓看民治的標語，喊民權的口號，同時又要我們受專制獨裁的統治。授百姓以矛，希望百姓不攻其盾，小百姓做人亦左右爲難了。

在我看起來，國民黨黨務上如今內憂外患的現象，其病就在政治思想的自相衝突，政治手段的自相矛盾上。民主民權和專制獨裁的衝突，首先是發生於黨內。國民黨將中華民國的國民分爲兩類。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是不革命的小百姓，這是不能行使政權的。十萬是革命的同志，這是代行政權的黨員。在黨員方面，對小百姓，要專制獨裁，不許談民主民權；對大黨魁，又要民主民權，不許用專制獨裁。這是黨員方面包產不輸的策略。結果，黨魁不敢黨魁自居；黨員不甘黨員自處。於是我們黨外的小民，時時聽得着黨內打倒黨魁的呼聲，時時看得見黨部開除黨員的命令。一言蔽之，這就是民主民權與專制獨裁衝突矛盾的現象。俄國的列寧就公開的主張少數專政，意大利的穆梭林尼就公開的主張一夫獨裁。他們的思想是一貫，他們的主張是徹底，所以共產黨與法西斯黨，他們的內部從來沒有拿民主民

權的口號來打倒領袖的。國民黨則不然，治國主獨裁，治黨主民主。結果，治國上種獨裁的怨毒，治黨上受民主的牽制。

打倒專制獨裁的呼聲，首先發現於黨內，自然就繼起於黨外了。黨內不可專制，黨外何以可以專制？黨內不許獨裁，黨外何以可以獨裁？黨員可以要求自由選舉，國民何以不可要求平等待遇？結果，黨內專制獨裁與民主民權的衝突，又成為黨員與非黨員的衝突」。這是專制與民主並進，獨裁與民權並倡的結果。

我常常這般的想：一黨獨裁與民主政治，這一些都是政治上的手段與方法。百姓所問的是政治的目的。政治的目的應該是最大多數國民的最大幸福。倘若中國有穆梭林尼這樣的一個人，他痛痛快快的自命是豪傑，是英雄，是特才，是異人，他公開的要專制，要獨裁，他認為他的專制獨裁是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唯一方法，一班小民，一定甘心情願去歌頌他，迎奉他，服從他，擁護他。不幸，中國又沒有這樣的一個人，有這樣的毅力，胆量，才氣，見識，出來說這句話。

其次，中國的政黨若真效法英美式的政治，切切實實擁護民主，倡導民權，實行民治，他們相信他們的主義，可以『躋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域，致人民於安居樂業之途』，他們要當國，要執政，一班小民，在選舉室裏，投票置前，一定亦甘心情願去歌頌他，迎奉他，服從他，擁護他。這條路，從旁人的經驗上看來，亦未始非光明大道。

一黨獨裁與民主政治，則明明白白是南轅北轍的兩條路。要同時並進，必有傍徨四顧，衝突矛盾的結果。用莫斯科和羅馬的指南，遊歷華盛頓和倫敦，必定要迷失道途，一無所得的。換言之，俄意的手段，達不到英美所已到的目的地。在我看起來，英美的路，在一個烈富已死，穆梭林未生的國家，一定比較平穩而安全。

這是我在黨務上盡情批評的第一點。

一班忠實同志們，看了上面這段文章，一定認我誤會了國民黨的策略。一定要說：一黨獨裁是暫時的手段，民主民權是將來的目的；一黨獨裁是過渡，民主民權是終點。他們一定罵我沒有讀第一次全體大會的宣言。宣言裏已明明白白告訴我們說：

『爲制止國內反革命運動，及各國帝國主義壓制吾國民衆勝利之陰謀，芟除實行國民黨主義之一切障礙，更應以黨爲掌握政權之中樞』。

又說：

『於此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須要。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口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及個人，皆不

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換言之，一黨獨裁是對付一班「賣國罔民以致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的人的方法。其目的有三：（1）制止國內反革命；（2）防止帝國主義的陰謀；（3）剷除實行國民黨主義之一切障礙。

其實這就是共產黨獨裁的理由，同時又是法西斯黨獨裁的策略。我們現在就根據這幾點來討論一黨獨裁。

第一，我們要敬告今日的國民黨，防止反革命，因而暫時一黨獨裁，這固然是國民黨，共產黨，法西斯黨同樣的策略，一黨獨裁實際上的嚴酷，國民黨又遠過於俄國的共產黨及意大利的法西斯黨。

俄國及意大利如今是有憲法的國家，中國如今有憲法嗎？俄國人民及意大利人民，根據憲法，可以選舉，可以參加國政，中國的國民黨員有這種權利嗎？（參看俄憲第四部第十三條及意大利的新選舉法）。俄國有全蘇維埃大會，意大利有國會，中國如今有這些嗎？

我當然承認，所謂俄國意國的選舉，是談不上民治民權，是有極嚴格的限制。然而，俄國人意大利人依然不失國民的資格，依然享受憲法上所規定的國民權利。中國國民又怎樣？同時，我們記到，共產黨是公開的主張階級戰爭，法西斯黨是公開的主張一夫專制的。他們咒咒民主，民治，民權的。然而俄意的國民，所享受的民主，民治，民權的利益，比今日的

中國人是多一點。

汪精衛先生說『黨外無黨』，毋甯謂之『黨外無民』。不幸，這的確是實情。我們這班非黨員的小民，確確實實是剝奪公權的罪犯。我們小民除了納捐，輸稅，當兵，供差的國民義務外，享受了那一種權利？前幾天報上登載上海三區黨部呈請剝奪胡適公權的消息。我就看不出如今的胡適——非國民黨員的胡適——還有什麼公權可以剝奪。譬如說，我如今住在中國，與一年前住在美國，兩年前住在英國，在享受公民權利上，有什麼分別。在英美的時候，我還可以公開的談談顧理治總統的好壞，博德溫總理的得失，我還可以批評共和黨的黨綱，勞工黨的政策。那時，在英美我還是僑居異邦的學生。如今，到了自己的國裏來了，可以放胆討論國事嗎？可以公開批評國民黨的主義嗎？談談憲法，算是『反動』；談談人權，算是『人妖』。說句痛心話，我們小民，想要救國，無國可救；想要愛國，無國可愛。在『黨國』名詞底下，在『黨人治國』這名詞底下，我們的確是無罪的犯人，無國的流民了！

國民黨的宣言說：『民權是不輕授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難道，除國民黨員外，我們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小民都是居心破壞民國的叛逆？國民黨說：『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不得享受民權。難道，除國民黨員外，我們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小民都是居心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的罪犯？

然而事實上除國民黨員以外，我們這幾萬萬小民是剝奪公權的罪犯與叛逆了。

國民黨的黨治，說是防止軍閥，試問如今黨外的大軍閥在那裏？說是防止帝國主義的陰謀，試問如今與列強訂約修好的是什麼人？說是制止非黨員的反革命，試問，一年來的戰爭，是非黨員的反叛，還是黨內同志們的內鬩？

這是我在黨務上盡情批評的第二點

至是，一定有人要說『一黨獨裁是總理的遺教』，加我以批評總理的罪名。至是，區區小民，又只好退一步來承認黨治之必要。至是，我願與一班忠實同志們，根據總理的遺教，來討論黨治的意義。

什麼叫做黨治？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黨員不可存心做官發財』一篇演講裏，說得很清楚。他說：

『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以黨治國這一說，是甚麼意思呢？如果黨員的存心，都以為要用黨人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種思想，便是大錯……』

他又說

『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言之，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諸君要辨別得很清楚』

孫中山先生是一再告誡黨員，要以主義治國，不要以黨員治國。如今黨治的局面，又是



怎樣？

在十八年的時候，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曾經呈請國府通令各機關嗣後用人先儘黨員任用，裁員先儘非黨員裁減。

民國十九年一月我們在報上又看見江蘇教育廳令各縣教局校長須儘先任用黨員的通令。在考試院方面，公佈的考試法，第一次就要考試黨義。考試院成立的時候，考試院院長的談話，對考試委員人選的標準，又說要『在本黨有深長歷史者』。

總合起來，如今的黨治是：從此以後，國家的一切官吏，考試的時候，先考黨義，一切考試官，要在黨內有深長的歷史。官吏考試以後，各機關用人，儘黨人先用；各機關裁人，儘非黨員先裁。換言之，今後的『黨治』，是以黨員治國。

這點，在我看起來，與當日孫中山先生黨治的解釋，與中山先生『黨人不可存心做官發財』的告誡是背道相馳了。這點，影響於中國及國民黨的前途，極為重大，我們應有盡情的討論。

用人，儘黨人先用；裁人，儘非黨員先裁，這種以黨員治國的策略不是南京國民黨自我作古的發現。在一八三〇的時候，美國傑佛森起來做總統，民主黨起來專權的時候，曾經試驗過的。他們的標語是：『誰贏誰得』（To the victor, belongs the spoil），他們的信條是：『無不是的黨員』。他們的手段是同黨則拔毛連茹，異黨則斬草除根。這就是美國政治